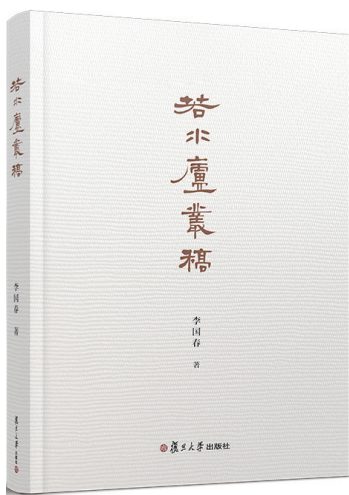


遣怀逸兴皆成章

——李国春《若水庐丛稿》读后

潘爱娅



《若水庐丛稿》

李国春 著

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3年12月出版

在当下桐城文学园地里,或自娱怡情,或专业创作,舞文弄墨者如春花烂漫,写得好、有才气者大有人在,在我认识的作者当中,李国春就是其中一位。

但与众不同的是,李国春除喜爱现代文学写作外,也热衷于古代文学创作,尤其在诗、古文辞方面钻研颇深。退休后,他致力于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,并取得了丰硕成果。近日,他的新作《若水庐丛稿》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,引起多方面的重视,推介其新著出版的书讯频发于各类媒体,且登上了人民日报微信客户端。这本内容厚重、装帧精美的《丛稿》,以文白兼用的文体,叙、咏桐城自明清以来山川、人物、风情,书画、诗歌,城市、乡村等历史文化,洋洋53万余字的著作,似一幅历史长卷展现在读者面前,读其著作,本地文化爱好者真能赏心悦目,外地人士对于桐城历史文化也有更深的了解。

《若水庐丛稿》分三编。上编为“稽古集”。黄庭坚、苏轼兄弟以及李公麟、张英、张廷玉、方宗诚等众多历史名人,在桐城留下的足迹一一再现,他们留下的诗、文及绘画等艺术,书中皆有考究和叙述。读《桐城时兴歌》《桐城八景新说》《桐城坊表说略》等文章,可知笔者在旧说的基础上又给予了新解。诗僧、义士、柴翁、母仪、女范、奇女等,凡在桐城有典籍记载及民间传说的,不少都能在“稽古集”里寻得。李国春古文底蕴厚实,作文时言语雅洁,有些文章用白话文给古文做诠释,让读者既感觉到了古文的深奥和优美,又体会了语体文的轻松和易懂。

中编“林下集”和下编“游艺集”所录,大都是桐城风景名胜地的叙、咏及与文友唱和。明清以来,桐城大批文人雅士留下的诗词歌赋和绘画,李国春皆有叙咏和注释。如嬉子湖上泛舟,吴墓墓前凭吊,有欢乐有伤怀。观石板桥黄草尖、大横山烈士墓、龙眠河、紫来桥等风景名胜,笔者游兴大发,于吟咏中不乏考证,每一处所、每个名字都有出处和来历。一大批历史遗存见诸于他的诗、文中,这些古桥、亭阁、弄堂、牌坊、名人故居等,重现其当代、文化价值和美学意义。

“连绵山峰的背后,冷凝的夜露遇暖湿之气,山蒸草烘,雾霭蔚然腾起,朦胧氤氲,烟云一直飘散到峰谷连绵的尽头。”家乡的龙眠山在文中,俨然是一幅画。在李国春的散文里,常常呈现如此唯美的文字。他写村庄和烟火,写老幼妇孺,着笔温婉,颇能触动读者的心。

李国春除了嗜古好文,与人相交也极潇洒豪爽。对上对下不媚不骄,待客待友平等亲和。每每与友人相聚,偶有心得会歌以咏之。如这首七言古体:

龙眠新正始雪飞,太霏潇潇风冽冽。欲登西山观鹤羽,天地一色信难别。忽闻故友招我饮,小园查销晨新设。……意吁哉!君不见春风一夜吹玉尘,世间名利如飞雪。吾侪三五皆散才,不美千钟爱林逸。

年刚过,正新春,在朋友书斋里,三五志趣相投者,煮茶,赏梅,谈诗论文、品画,颇有古桐城名士之流风。凡读书人,想必都会喜欢这样的雅聚,比起打麻将、喝酒吹牛,这类赏雪饮茗吟咏,显得多么的高雅啊。

李国春不仅喜欢诗文,还颇得古代诗文吟诵之法。《桐城古文吟诵》即是《丛稿》中专门介绍古人吟哦的一篇文字,他在文中写道:

吟诵一事,对于古代人来说,是习以为常的事,是读书人记忆篇目、欣赏文章必须做的功课,更是通向读书人能否写得一手好文章的津逮。与文言退出读书人的书房时间相一致,吟诵已与我们睽隔了一个多世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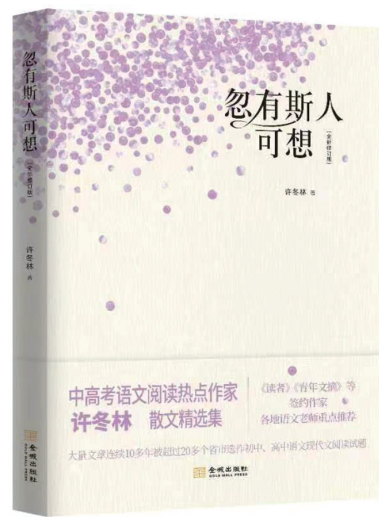
为了重新了解这一消失半个多世纪的吟诵方法,他曾经北上京城拜访名家,正规地研习关于古诗文吟诵的要领。归来后,再把他小时候从祖、父辈们口中听来的吟诵腔调,与从专家处学来的诗文吟诵方法相比较,初步掌握了吟诵时音节的抑扬顿挫,咬文吐字的南北不同等技巧,形成了自己的体会,写成“桐城古文吟诵”这一力作。

李国春十年磨一剑,《若水庐丛稿》是他对桐城历史文化研究的成果,集中收录的多是反映桐城历史文化的读书札记及他创作的诗、古文辞,既有读书心得,又有古文解析,也有旧闻新说、咏怀纪实,所写文字都具有个人见解,富有原创性。三类文体合并于上中下三集,所包罗的内容深而广,愚以为除了赏析外,更有存留史料价值。

突然想起很多人

——读许冬林《忽有斯人可想》

徐斌



《忽有斯人可想》

许冬林 著

金城出版社 2024年2月出版

一直很喜欢许冬林的散文。

许冬林从江边走来,从乡间走来,从诗里走来,从画里走来。她写四时风景,写种植素食,水气淋漓,散发乡野气息;写阅读,写观画,写旅行,写旧物,文字清澈静谧,灵动冷艳,暗香浮动,甘泉清冽。她的散文,爱用短句,像小女子的碎步,像梅花枝的花朵,疏如刚刚钻出地面的春草,密如京剧时急急敲击的小鼓,声色俱佳,韵味悠长;这些短句组合起来,则是一幅抑或多幅图画,笔墨雅致,意境优美。

读金城出版社新出版的散文精选集《忽有斯人可想》,也有同样的感受。

冬林散文中,妙语如珠:

牡丹凤凰的红被面浸了水,颜色越发灼灼鲜艳,让人看见方方的一片喜气,载浮载沉地在水上荡漾。(《春六帖》)

我站在盛大的花海对面,无端忧戚。这样盛大的春色,这样浓烈的开放,捧给谁,谁能端得住端得稳?(《春六帖》)

每一回读,杜甫都像是面对苍老的父亲,面对外表冷峻而内心火热的沉默的父亲。所以中年之后,每一回读杜甫,都会暗自替他心疼,像不忍见父亲悲伤一样,不忍见杜甫在诗歌里沉郁顿挫。我的阅读和理解是,李白是抬头写诗的,这抬头的姿势里,45度向上仰望的是悬挂的瀑布,是长风和高楼,是皇帝,是求仙的不羁心灵。而杜甫是低头写诗的,这45度向下俯望和照拂的目光,有苍生,有烽火连三月的家国。(《杜甫如父》)

这些佳句,是镶嵌于篇章皇冠上的明珠,而皇冠更美。

如《剩下的时光是自己的》。文中说,多年前读到白居易的一首诗《紫薇花》:“丝纶阁下文书静,钟鼓楼中客漏长。独坐黄昏谁时伴,紫薇花对紫薇郎。”由此展开联想:“许多时候,我们的时光不是我们自己的。它像一片土地,羊群来了,狼群来了,猎人也来了,上面纷乱布满入侵者的脚印。”进而表达一个想法:人要做自己的主人。

如《杜仲那么疼》。许冬林由杜仲是男人的名字说起,进而对男人的命运痛惜不止。她写道:“这一世,一定有那么一个或几个人,被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伤害,如同杜仲。只是,他静立在石峰之后,默然无语。”这使我想她对男人的理解、宽容。这种想法在《君子颂——读<樛木>》中也有表现。她认可樛木与葛两者的关系:“人们欣赏的是,高大挺拔的樛木,枝叶优雅地八方伸展,而柔长的葛,在这棵樛木身上,一路铺展开它的绿叶和紫花,铺展它的生命芳华。”我觉得这是自舒婷《致橡树》后的一次性别回归,值得思考。



如《天地一沙鸥》。作者把自己比作茫茫天地之间,我是一只沙鸥,不成对,不成行;比作一个浑重的墨点,落在米白色的宣纸上,孤山成峰,不绵延起伏,不远接旷野田园。她深知,很多时候,是没有同道者。在思想的圣坛上,往往是,你比别人来早了,或者来迟了。所以她说:“我有蛮荒,却从不奢望,与你接壤。在冰天雪地里,一只黑色的沙鸥,与自己,孤独成双。”这种绝决孤勇的态度令我欣赏。

许冬林热爱读书,尤其是古典文学作品,如《诗经》《红楼梦》和唐宋词,认为“阅读是种深不可测的深情”。她还喜欢听戏,从中汲取营养。她很多作品的题目多是诗句。她有品读《诗经》的随笔。这实际上是表明一种诗意的存在,她把生活当作诗,把写作当作诗。

作者热爱写作。她在《日夕凉风至》中谈到对于写作的理解:

有时会问自己:为什么写作?是为挣稿费吗?是为炫才华吗?是为展示自己道心不凡吗?其实,这些都是表象。写作,说到底,是因为我的内心豢养着一支叛军,千军万马,日夜嘶鸣。唯有写作,可以抚慰,可以招安,可以稍稍熨平内心荒原上的起伏褶皱,来艰难维持这月光下的疆域暂时肃严工整。但以写作治疗虚度时光漠然人事的不安,其实就像以泥沙持续沉积的黄河不断筑抬高堤岸,直到他的河床高过开封城,让一条大河日夜滔滔自人们的头顶流过——多么安全,有多么危险。

作者珍惜亲情、友情。尽管曾经认为同道者少,但有一种“微斯人吾与谁归”的渴望。她在《或恐是同乡》中,引用崔颢的诗《长干曲》:“君家何处住?妾住在横塘。停船暂先问,或恐是同乡。”希望“在长路迢迢中,经历友谊,经历爱情,到后来才发现,上下求索,其实想要的,无非也是一个同乡——精神上的同乡”。

掩卷遐思,妙语层出不穷,像魔术师帽子中的彩带,总也扯不完;精彩篇章不胜枚举,值得从立意、结构、表达等各个方面品咂。而我最看重的是,作者对于平凡人物、对于现实人生的关注,用一句话来说,就是篇篇有人。书名《忽有斯人可想》就是一个佐证。